

#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及其微型体系

张奎良

**【内容提要】** 马克思认为，抛开实践就不能正确理解现实和感性，唯物主义只要陷入直观，就不能如实地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马克思站在实践的高度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触及费尔巴哈否定实践的深刻根源。马克思紧紧抓住直观，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定义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切中要害，也从相反的方面见证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内涵和实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虽然篇幅很短，但是思想深刻，召唤一个新世界观的生成，是一个微型的哲学体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此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总汇起来就形成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性变革及其辉煌成果——新唯物主义的天才世界观。

**【关键词】** 直观唯物主义 感性 实践 新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张奎良（1937-），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19 世纪 40 年代，独占德国哲学统治地位几十年的黑格尔学派解体了，取代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sup>①</sup>。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能使马克思十分满意，他“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sup>②</sup>，这些意见是建设性的，也是颠覆性的，必须在唯物主义的阵地上进行一场划时代的哲学革命性变革，才能以崭新的世界观推进唯物主义继续向前发展。1845 年春，这场哲学革命性变革如期而至，马克思在被恩格斯称之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提出了与旧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新唯物主义概念。“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③</sup> 这里的“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的概念，而承载这个概念的《提纲》也就成为“新唯物主义”的孤本。鉴于此，人们不免发问：什么是作为新世界观的“新唯物主义”？它的深刻意蕴何在？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它新在哪里？提出的背景是什么？矛头指向何处？所有这一切自然就成为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人们回归马克思时不能不研究的重大课题。

## 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提出的历史背景

哲学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一直立足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列宁说过，马克思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2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7 页。

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他曾经批评过的“从前的唯物主义”或“旧唯物主义”，而是他在《提纲》中提出的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当然是针对于旧唯物主义而言，是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集中批判。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混淆科学和哲学的界限，信奉“哲学是科学之科学”的信条，未经提炼和升华就直接把科学成果变成哲学的命题或原理。特别是唯物主义的“物”很容易被混同于科学上的物质，把唯物主义理解为唯物质主义。于是，物理学中“物质”概念就自动升格为世界的主体，物质的一系列特性也就成为世界观的构成部分。这种唯物主义的要害是消解了作为哲学主体的人。本来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人的世界观，或者说是人在观世界，由此才有世界观在哲学上的凝练和生成。

哲学不仅是人在观世界，而且是人的自我反思。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必须认识自己为何物，有没有能力认识世界，能不能形成哲学世界观。哲学的这种自我反思与世界的对象化是同时的，是与世界观并行不悖的自我意识。只有具备高度发达的自我意识，才能运用人的灵性与智慧，统揽和提升经验和科学，最后上升到哲学的殿堂。在马克思以前，虽然也不乏像黑格尔那样的智者，富有精深博远的自我意识，但是从人类总体的发展进程来说，哲学还处在自我意识的早期阶段，人及其自我还没有充溢哲学，成为自我反思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只能把视野投向外部的物质自然界，因此近代早期的唯物主义只能是一种消解人的、无血无肉的、“纯粹的”唯物主义。

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最早提出并论证了“纯粹的”唯物主义概念及其历史生成。“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以朴素的形式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sup>①</sup>但是，培根的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被霍布斯系统化和片面化。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推论说，既然物质是唯一的，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因此，“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感知、被认识的”，对物质以外的神灵和精神世界的东西“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sup>②</sup>，“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sup>③</sup>。这些看法十分极端，把世界绝对物质化，又把入及其精神和情欲彻底淹没在机械运动之中，整个世界毫无生气，一片灰黑色。所以，马克思批评霍布斯说，在他那里感性失去鲜明的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sup>④</sup>。所以，这时的唯物主义太纯粹，排除了人及其多彩的生命运动，“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sup>⑤</sup>。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费尔巴哈与这种敌视人的唯物主义相比较，称这种敌视人的唯物主义为“纯粹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sup>⑥</sup>

但是，哲学既然作为人的世界观，就不可能像“纯粹的”唯物主义那样，长久摆脱人及其自我意识的纠缠，人融入哲学并主宰哲学是哲学本性的体现。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特别是伴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空前强大的生产力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仅在自然面前直起腰来，而且在思想上空前觉醒，一个以振兴和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生价值为目标的人文主义运动随之兴起。与这种时代精神的转换相适应，当时无论是英国的经验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

还是大陆的唯一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人的主题倾斜，一改过去宗教神学对人生价值的贬损，一大批以认识人、张扬人、揭示人生奥秘为内容的著名作品先后涌现，例如，洛克的《人类理智论》、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孔狄亚克的《人类知识的起源》、休谟的《人性论》和《人类理智研究》、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等著作以及康德的“人是目的”“人为自然立法”观点，等等。特别是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极大地冲击了“纯粹的”唯物主义的羁绊，以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唯物主义洞见吹响了哲学向人回归的号角，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成为完成这步关键跨越的领军人。

## 二、作为黑格尔和马克思中间环节的费尔巴哈之直观唯物主义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历程以他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为起点。由于其辩证法的巨大成果，“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阐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sup>①</sup>。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受其唯心主义体系的局限，在现成的形式下是无用的，必须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承袭其辩证法成果。所以，如恩格斯所说：“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sup>②</sup>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以前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极为尖锐犀利，深刻戳穿了黑格尔绝对精神创世说的神学实质，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颜面扫地，开创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前提和可能。

费尔巴哈不满意先前唯物主义的人学空场，大力高扬人的地位和价值，他甚至不愿接受唯物主义的称呼，宁愿称自己为人本主义者。人的出场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提供了实践主体，实践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由于有了人才有可能被确认。所以，费尔巴哈不仅是终结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而且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先河，准备和酝酿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生，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不可或缺的中环环节。

费尔巴哈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科学的自然观，十分重视自然，承认自然的优先性，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费尔巴哈虽然重视自然，但他反对架空自然，用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来填充自然界。他说过，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他号召，“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

费尔巴哈不仅由于提出了人而比法国唯物主义者高出一筹，而且他所理解的人超越人的存在的具体层面，是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提出以人为本，这使他的人本学成为人学思想新的制高点。在哲学史上，人们向来都以对世界本体追问的不同回答区分不同的哲学时代和哲学派别，先后经历了神本、心本、物本、人本、以实践为本等发展阶段。近代随着宗教神学的衰落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学派的解体，神本和心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物本充分积淀的基础上，并开启了人本的曙光。费尔巴哈是近代以人为本哲学的自觉的始倡者。他明确表示，所谓人本学并不复杂，就是哲学向人回归的一种见地和方法，如他所说的那样：“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sup>③</sup> 他特别承接德国宗教批判的成果，在“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人本概念，认为：“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9页。

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sup>①</sup> 费尔巴哈将人视为世界之本和哲学之本，这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在费尔巴哈以前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弥漫着对人的压抑和贬损，宗教神学宣布人是带着原罪而生，黑格尔将人和人的世界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异化，唯物主义把人自然化，视为自然的塑造和作品，历史上从没有哲学家敢于将人置于世界之本的崇高地位。人的自我贬低不仅是历史传统，而且是人以外的其他各种学科安身立命之需要。如果人为世界之本、之基、之始，在人身上蕴藏着世界的全部秘密，那么一切科学及其研究就都没有价值和必要了，就像黑格尔所谓的万能的绝对精神一样，它只要认识了自己，就可以认识全部世界，人只要自我反思、自我认识也就足够了，不必花工夫去从事科学研究。所以一切神学、科学、哲学都有贬斥人的一面，竭力唱衰人，强调外部世界的玄奥和人的渺小和无能。唯独费尔巴哈敢于高歌人，大力号召要面向人，观察人，在他看来，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是我们自己本质的虚幻反映。他一再强调，不必在人之外投放过多的精力，在人那里就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

当然，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总是和自然纠结在一起，有着浓厚的自然色彩，这也反映了在他那个时代自然在唯物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费尔巴哈从不离开人谈自然，人是自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没有人的自然不是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是“纯粹的”唯物主义的看法。费尔巴哈既要人的出场，又要用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给人送行，这就不能不用自然给人奠基，宣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所以，他经常把自己的观点称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及二者的结合。但是，费尔巴哈并不是把自然和人半斤八两对半分，没有倾向和倚重。在他的思想中，新哲学使人这一自然界不可分离的部分成为自己唯一的和最高的对象，既突出了人，又不使人离开自然、悬在虚空，落脚点还是人，所以他把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最后归结为人本学。马克思评价说：“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sup>②</sup>

费尔巴哈超越了历史上一切敌视和轻慢人的学说，破天荒地把人作为本推到了哲学象牙塔之顶，功劳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召唤他进一步提升唯物主义，也只有他才可能在已有的人本基础上把唯物主义继续推向前进，创立以实践为核心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所处的时代和他“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的局限，他无力深刻领悟时代精神的精华，把对人的自然理解推向实践理解，而是一面对实践就止步不前了。恩格斯惋惜地说，这“不是他的过错”，“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悲惨的结局”<sup>③</sup>。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费尔巴哈的巨大功绩在于他高度重视人，把人当作哲学唯一的、最高的对象，其败笔也在于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人。费尔巴哈停留在自然主义的水平上，把人和自然界紧紧捆绑在一起，用生物学的眼光只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产物，人与人的关系也只存在动物式的关系，其核心只是感情和爱。其实，人对自然界的对象化和改造的一面，既有自然界对人的决定和威慑的一面，也有人自然界的对象化和改造的一面，费尔巴哈只看到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存基础的一面，而且把这种作用极度放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费尔巴哈过分重视自然，经常“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4-295页。

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sup>①</sup>，这就拖累了费尔巴哈，遮蔽了他应有的实践视野。马克思恩格斯曾批评费尔巴哈“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还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点”<sup>②</sup>。费尔巴哈就是既隆重地推出了人又不理解人的一个典型。

###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与新唯物主义的生成

费尔巴哈不能真正理解人，除了因为他把人完全纳入生物学的自然主义视野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先天就带有旧唯物主义的通病，即观察的直观性。马克思在《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sup>③</sup>从前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来说就是旧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很多，例如众所周知的运动观的形而上学性、历史观的唯心性以及《提纲》所指出的立脚点是孤立人的个性，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构成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马克思单挑出直观性，把它列为旧唯物主义缺点之首，就是因为直观性是一切旧唯物主义最容易犯下的普遍通病。

实际上，唯物主义的宗旨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可是实事求是从表面现象出发和从内在本质出发之分，从表面出发、关注事物的现象方面也经常被当作实事求是，这是最容易、最简洁的认识途径。而去掉现象和泡沫，探求事物的本质，以此为出发点是最艰辛、最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对于唯物主义来说，认识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观察的表面性和直观性，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也就成为其主要缺点。这个缺点是致命的，它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事物的本质方面不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直观表象，而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感性活动与实践，是主体及其本质通过对象化活动的付出。因此，能不能把人的感性活动及实践当作认识的始基和出发点也就成为新、旧唯物主义的分水岭。

马克思在《提纲》第5条说，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的抽象思维而喜欢感性直观，但是，“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sup>④</sup>。费尔巴哈把事物、现实和感性仅仅看作自客体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得出的感觉印象，在他那里，客体是第一的、主动的，是认识之源，主体是被动的，是接受认识的工厂或加工器，这是一种典型的旧唯物主义的从客体到主体的认识路线，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的新唯物主义的路线。

费尔巴哈抛开事物背后的实践成因，“仅仅看到眼前东西的普通直观”<sup>⑤</sup>，他没看到也不理解：“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sup>⑥</sup>在《形态》中有一段令人振聋发聩的微言大义：“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8页。

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sup>①</sup>

费尔巴哈不仅用非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和事物，他也同样用这种观点来看人，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不了解人不是自然界的自动生成，人的产生是自然界的质变和飞跃，是早期的智人首先经过劳动实践的锤炼，不仅站立起来，而且解放了双手，加之由于火的应用和大脑的充分发达才逐步产生出来。所以，像用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和事物一样，我们也必须用实践的观点从人的活动及其生活条件去看人。费尔巴哈就“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sup>②</sup>。费尔巴哈在看人时强调的是“感性对象”“感性现实”“感性存在”，而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活动”，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从活动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和人的生成和存在，这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过程中提出的崭新创造。费尔巴哈作为一个直观的唯物主义者，直观就把他锁定在静止层面，他只能在静止状态下做到对事物的直观。如果事物是变动不居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就不能对事物静观其详了。所以，费尔巴哈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强调活动，认为世界和人都在活动中生成和存在。马克思用活动或运动的观点来理解事物是一贯的，这也是经典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和存在形式，离开运动或活动的物质和存在只能是虚无。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曾指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sup>③</sup>对于总体性存在的世界和人来说，它们的生成和存在只能源于人的活动。

活动对于人来说是个至大无边的概念，活动是人的生存方式，人就生存在活动中，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不活动。为了揭示这个概念的内涵，马克思对活动加以拆解和区分。人最根本、最重要的活动是生产和劳动，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依托和基础；没有劳动和生产，就没有生命存在和人类丰富多彩的类特性和类生活。在生产和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社会、精神、文化、经济、政治等活动，对于这些活动，人们还可以区分更精细的、部门化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构成人类生命活动的总体，哲学把这些活动加以提升，总称为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就是指从事活动和实践而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论者。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把共产主义的某些原则作为自己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思想，这是不够的，如果他们能够在实践上把自己的唯物主义付诸实行，变为现实，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成为共产主义者了。

马克思作为一个力求发展和推进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者，对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持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其锋芒直指其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一切直观必然把视野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把生成事物的实践成因遮蔽起来。实际上，任何感性和现实都是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去掉实践，一切感性就都是赤裸裸的表象，是彻底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直观就是对实践的消解和隐匿。所以，马克思在《提纲》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sup>④</sup>感性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这个论断在《提纲》的第一条出现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这里又重复一次，第9条从给直观唯物主义下定义的视角，再一次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sup>①</sup>。

所有这一切再明显不过地说明，既然感性就是人的实践活动，那么，抛开实践就不能正确理解现实和感性，唯物主义只要陷入直观，就不能如实地把事物、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必须抓住直观达到实践的高度，才能触及费尔巴哈否定实践的深刻根源。马克思紧紧抓住直观，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定义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切中要害，也从相反方面反映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内涵和实质。

#### 四、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体系的雏形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唯物主义体系的雏形。

##### 1. 新唯物主义的创立

《提纲》和《形态》是新唯物主义的诞生地，但是新唯物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通过劳动对象化的思想已经萌发。《提纲》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体系提纲挈领的表达，以第1条实践概念为核心和起点，逐次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相关内容，从检验真理的标准，中间经过环境和教育、宗教的世俗本质、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社会性本质、重点在于揭示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②</sup>最后引申出新唯物主义的最高宗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结束。

《提纲》对新唯物主义已经铺开了摊子，搭好了框架，但是对新唯物主义某些重要问题的揭示还不够详尽，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形态》承担了这个任务，对《提纲》中容纳不下的关于新唯物主义的感性世界理论、历史观、自然观、世界历史思想、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等都做了深刻的表述。只有从《手稿》起始，将《提纲》和《形态》有机综合、融会贯通，人们才能绘出新唯物主义体系的基本蓝图。

##### 2. 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自然观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基础，他心目中的自然界是先有的，从来就有的，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再版。马克思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手稿》中就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观点，与之相对立，还提出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自然界成为人等论断。在《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这种离开实践的感性自然观展开了全面的批判。马克思区分了两种自然界：一是科学中的自然界，这种自然界、特别是物质结构和宇观世界中没有人，而且要尽力排除人的干扰；一是哲学中的自然界，也是人生活在其中并加以改造的自然界，这种自然界是人化的，以生产劳动和实践为基础和起点，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逐渐生成的。

##### 3. 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历史是逝去了的现实。对于现实，费尔巴哈不能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从实践去理解，对于历史他也不能从实践去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用实践观点去理解现实，并向历史延伸，如实地把历史理解为社会基本矛盾演化的过程，是生产史、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变迁史。在这个认识的基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上，马克思凝聚成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说：“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sup>①</sup> 这种物质实践就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因此，唯物史观虽然纷繁复杂，但是一旦它厘清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主线，历史的真实面貌及其动因和实质也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 4. 新唯物主义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古老的哲学基本问题，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鲜明，观点正确，但是也有明显的缺点。他还不能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只是把思维看作大脑的机能和反映，抹杀了实践作为思维的基础和动力的意义。与这个局限性相联系的是他对思维的现实性即真理标准的理解，他认为，思维的“唯一标准，乃是直观……反过来说，也只有为直观所扩大所启发的思维，才是真实的现实界的思维”<sup>②</sup>。费尔巴哈抛开实践，仍然把直观捧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真理标准的客观性。马克思没有就思维及其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与费尔巴哈进行过多纠缠，他只抓住一点，即费尔巴哈还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对于实践抱有德国庸人的偏见，把检验真理的标准只当作理论问题来解决。于是有了《提纲》第2条那段铿锵作响的表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sup>③</sup>

#### 5. 新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神秘化的解密，以环境和教育为例

马克思在《提纲》第8条已经把实践原则的适用域发挥至极，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④</sup>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化的一切领域，都只有用实践的方式才能揭示其秘密，马克思选取当时普遍发生的认识误区，透过环境和教育，说明实践是走出理论迷宫的深刻原因和道理。

当时普遍流行一种见解，即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把人的成长既没有归结为神秘的天资也没有推给自然的血统，而是认为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是人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这很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这不过是一种浅层的认识，真正的深刻原因并没有揭示出来。环境固然重要，但是环境不是天生的，都是由人来创造和改变的；教育也离不开人的前提，因为教育人的教育者事先也要经过教育，由此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最后现实环境和教育者都依赖改变了的环境和教育，这种改变就是人的实践。所以，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sup>⑤</sup>

#### 6. 新唯物主义的宗教观

宗教问题一直是费尔巴哈关注的中心，但是，费尔巴哈忽视实践的顽症在他的宗教批判中留下了洗刷不掉的阴影，他仍然用人的宗教感情和依赖感来理解宗教的产生，用思想来解释思想，用爱的新宗教来取代有神的宗教。这些弊端都根源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同时，展示了新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在《提纲》中，马克思主要强调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sup>⑥</sup> 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宗教，扬弃幻想之中的天国，离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开革命的实践，必须消灭宗教的世俗基础，使之革命化，使世俗家庭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sup>①</sup>。对于革命实践是解决宗教问题的最终出路，只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真正打通。

### 7. 新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观及其实践生成

人的本质被费尔巴哈认为是“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他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他脱离实践的直观唯物主义的一大败笔。费尔巴哈否定人的实践和社会性，他思考人的本质的着眼点是孤立个体的人，认为在这种人身上有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sup>②</sup>，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类，即感情、意志和爱。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紧接着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感情意志和爱等抽象物，也不是被当作类来理解的这种内在的、无声的、把单个人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③</sup>。

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是人的生产活动和更广义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好比一张大网，社会关系就是在大网上布下的经纬线，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交叉、把这些经纬线织成网上的纽结，这个纽结锁定了人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民族、国家、团体、家庭、职业、党派、教育等各方面的特性，它们凝结在一起，就凸显了该人与他人相区分的独特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这样发源于实践活动，形成于实践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交织和纽结把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显现出来，形成了人的个体本质。

马克思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着墨较多，一是因为人的本质极端重要，是哲学上最高的东西，马克思走向新唯物主义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回应费尔巴哈，划清与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界限，二是以此又一次证明，实践观点是新唯物主义基本的、第一的观点，离开实践，即使是在人的本质这个看似深奥的问题上也会走向谬误。

### 8. 新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广阔视野

马克思在《提纲》的结尾觉得有一点必须格外关注，那就是新、旧唯物主义的眼光和视界不同。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抛开实践和社会性观点去看感性和人，只能看到单一的个体人和由这种人所组成的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基于实践生成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立脚点不同，视野就不同，胸怀的奋斗目标也不同。旧唯物主义不理解人作为一个类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命运，从不胸怀世界和人类，他们所瞩目的不过是虚幻的人和虚幻的爱而已。而新唯物主义一向立足于人类社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至此，新唯物主义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就露出水面，为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功能打下伏笔。

### 9. 新唯物主义的纲领性的宣言，对旧哲学的实践终结

《提纲》的结尾像《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一样，提出一个一定要向世界宣布和践行的纲领性口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④</sup>。19世纪后半叶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著作的扉页或封面不是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同样能够起到激励无产阶级奋起革命、实现改变世界的理想的作用。

纲领和口号虽然重要，但实际行动更重要，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有了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领和口号以后，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付诸行动。实践就是改变世界的活动，整个世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革命的批判和改造。

在马克思以前，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向来是分开的，尽管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和先导，但是解释世界从未起到引领和改变世界的作用。只说明世界而不去改变世界是旧唯物主义、甚至整个旧哲学的主要缺点，也是旧的知识阶层醉心于坐而论道、专事空谈的一种恶习和劣根性。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召唤终结了千百年来旧哲学只说明世界而不改变世界的积习，开辟了既重视解释世界又强调改变世界的哲学新时代。因此，马克思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命题不仅对于实践，而且在哲学的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马克思以前，德国人在理论上是很功利的，甚至连蹩脚的大学生动不动就要建立自己的体系。恩格斯说体系是暂时的，体系所揭示的真理和实践价值才是恒久的。马克思当年根本无意建立一个体系与费尔巴哈相对立，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一个体系，也应该是一个体系。可是，就当时的实际状况来说，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体系及其摹本。《提纲》的篇幅虽然很短，但是思想深刻，召唤着一个新世界观的生成。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还没有哪一本能够比《提纲》更像一个微型的哲学体系。我们相信，前有《手稿》的铺垫，后有《形态》的补充和完善，总汇起来，一定可以使我们站在体系的高度去深刻领会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的辉煌成果——新唯物主义。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2] 孙伯鍈、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3]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十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4] 李延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5]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编辑：汪世锦）

## 敬告作者

为了给更多学者提供展现学术成果的机会，本刊规定同一作者原则上一年只刊发一篇文章。敬请知悉。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  
2018年5月